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第二十四回 甘偕隱海陵營別墅 結同心嵩岳訪名山

任天然想了一夜，把那宦情頓冷。早上起來說同他哥哥冷然商量道：「我不引見了。」冷然問起緣故，任天然把前天夜裡的夢境，昨天夜裡的想法，同他哥哥說了一遍。任冷然道：「不做官倒也很好，你還是把家眷接回京裡。還是回安徽原籍？我看上海是不宜久住的，九江也不好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京裡這個地方，除掉要做官，那是沒法，不為爭名，何須居朝？安徽原籍那些本家也久不往來，我也不想回去。上海是養不起的。」

九江也是暫時耽擱。倒是前回吳伯可親家約我到泰州去了一趟，我看樸而不陋，偏而不僻，薪米鮮菜無一不廉。吳伯可說他釐差交卸之後，家眷就搬住在泰州。我也想去與他結鄰，看有相鄰田產略為置點，課耕垂釣亦饒樂趣。哥哥索性恬淡，何妨拋卻這個冷官，同到那裡去住呢。」任冷然道：「我這麼一大家人家，談何容易搬動。孩子們又在這邊學堂裡，我在京住久了，只算一生沒有出過京，安土重遷，也不再動。我本沒有心腸去做官，所以京察也輪不到我，也不想。好在我這衙門也很清閒，就這麼半仕半隱的，混著罷。你既說泰州好就住在那裡也可，我也聽見朋友們談過，那是魚米之鄉，等你把家眷田房安頓好了，仍可不時出來遊玩的。轉瞬，鐵路完工往來更便，常可到京裡來看看我，上上墳，比那做官總要自由些。」任天然又到和養田那裡，把這不引見的主意告訴他。和養田道：「你很高尚，好在你是個候選官，遲早出山，皆可自便，將來也還是可進可退的地步。不過人皆學了你，那辦事的人就少了。」

保則飄去之譏，你是不免了的，我也夠不上替國家留意人才，只好各行其志罷。」任天然到日升昌，同那管事的說：「因為有事要先回南一趙。」意思想要把那指款退回。那管事的說：「這可不能，你遲早總要引見的，又何必退呢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引見不引見可不定。」那管事的道：「你要改捐甚麼，還做得到，退是不能的。」任天然想了想，道：「或者替二小兒捐個通判職銜，考個供奉。現在要改革，不知找人代考代當差做得到做不到？」那管事的道：「我替你打聽打聽，看明天回信罷。其實天翁就引了見，出去不是很好？」任天然道：「就費心打聽打聽，我是一時不引見的。」次早，那管事的來說：「還可做得。」任天然就將任通的年歲優歷開了與他，款子還多，又自己捐了一個二品銜，也算未能免俗。任天然在他哥哥家裡過了萬壽，就收拾行李到各處辭行，見了梁大師只好推說：「接到九江家信，有要事催促速歸，明年再來引見。」

梁培師道：「其實引見後出去最好，明年卻不可再遲。像閣下這種年紀，正是為國家效力的時候，不可自耽安逸。」任天然也只得唯唯而退。既未引見，那些別敬之類，自不必送，倒也省了許多。揀了動身的日期，和養田在家裡弄了幾樣菜，替他餞行。恰是個禮拜，任達也從學堂回來，上房裡吃的，也甚是天倫之樂。任天然吩咐任達說：「我上車的那天，你也不必請假來送，只要好好用功，不必講究這些虛文。」任達也就應了。

動身的前一天，任冷然也以家宴餞行，並且叫了大鼓書熱鬧了一晚。任天然坐火車到了天津，耽擱了兩天，坐了安平輪船回滬，卻值賽金花剛從刑部出來，殺羽南歸。任天然同他本來認得，彼此招呼了。看他那兩頰微窩，雙瞳點漆，想他憔悴如此，尚有這般風致，當那盈盈十五之時，真個要傾城傾國呢。船中無事，同他細說。從前隨侍出洋的風景，再淪孽海的苦衷，又說到那年狂寇鳴張，聯軍深入，他在那槍林彈雨之中，談笑而動敵帥，頤指而策番奴，飄零鶯燕，固賴他作個金鈴，即貴倨王公，也都靠他為一枝明杖。這回羈身墜獄，對簿秋笈，世態炎涼，人間甘苦他算無不備嘗。照他這種俠骨奇情，不但比那古來的蘇孝薛濤，只以歌舞詩詞傳為佳話者，不可同年而語。

就是比那些紆青拖紫的貴人、弄月嘲風的名士、碌碌終身，紋紋沒世，也就有上下牀之別，將來自必為一代傳人。那位殿撰公，得附賓邊裙角，永垂不朽，不可謂非萬分之牽。途中有此豔友，自不寂寞。不覺已到上海，所住四馬路上的吉陸樓，叫家人押著行李，自己先坐車到，樓主是熟人，就開了官房，陪著談了片刻，家人把行李押到。任天然正預備去看顧媚香，阿銀已拿著顧的片子來請。任天然道：「你怎麼曉得的？」阿銀道：「一個相幫，在巷口看見你的二少爺押著行李，就跑回來報說『任大人來了。』」先生就催著我來，怪你不先到他那裡去呢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才到樓房，因為等行李，也就要來的。」

當下就同著阿銀一齊到了媚香那裡。媚香見面心裡歡喜非常，嘴裡卻一句也說不出，只說了句：「你去了這幾個月，人家節後，就望你回來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不能算久，我要引見，那還不能就出來呢？」這天就在那裡偎倚半日，也沒有能夠去看朋友。媚香陪著吃了晚飯，出了幾個堂策，都是一轉就回，十一點多鐘，開了稀飯，打了烱，阿銀也回去了，媚香問任天然道：「你回來了，我們的事情幾時辦？」任天然笑道：「我已經不做官，就要回家耕田去的人，你嫁我還有甚麼意思？前回的話不如算了罷。」媚香聽見這話，也不回言，站起來跑到牀上躺著，嚶嚶啜泣。任天然趕緊跑了過來說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是為你打算的。」媚香道：「你不做官，就要叫我不嫁你，我難道因為你是個官，我才要嫁你麼？我要專為的是官，上海做官的人多得很，我不曾嫁？何以專要嫁你呢？你說不做官就不討我，難道你不做官，你家太太也就不做你的太太了麼？我是總拿你當自己的人。」說著又哭了。任天然低身下去，偎著道：「你不用這樣，我不過同你說了玩的，你怎麼認起真來。」

媚香道：「你甚麼話可以玩得，你想你才說的話，怎不教人傷心呢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你起來，我們好好的商議著辦，可好？」媚香這才坐起來，說道：「過了八月節，我本想把牌子收了，我娘說，住在這個地方，不掛牌子算甚麼呢？若要另住，曉得你出來總要找公館，何必多一番搬動呢。節後這兩個月，我連熟客都沒有讓人家來吃花酒，眼巴巴的盼著你，還說那些話，叫人家怎麼不愜氣。今兒遲了，你路上也辛苦，好好的睡罷，明兒可得同我的娘談定了，早點辦，不要再叫我著急。」

任天然笑道：「我在這裡也是陪你睡，你嫁了我也是陪你睡，我來了你還有甚麼急呢？」媚香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我急的是這個麼，我進了你的門，我這心事才得定，你再恆我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不恆你！不恆你！我們睡罷。」兩人收拾就寢，那久別重逢的例話，做書的也不去敘他。次早，任天然到各處走了走。

王夢笙道：「我月內正想回去走走，很盼你來，你幾時引見的，怎麼沒有看見諭旨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沒有引見。」王夢笙道：「那麼你怎麼出京的呢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在京裡看看那些情形，覺得這官沒甚做頭，所以就跑了出來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你這見解也不錯。」任天然就約夢笙晚上到媚香那裡吃酒，說：「我已經約了通甫、大錯、韻花、志游，請老弟早點去，同媚香的娘把那件事談談，就想辦了。」王夢笙道：「這媒人我來做，但是要好好的謝媒呢。」任天然又去看達怡軒，見他房裡有個極聰秀的小官，正要問他是誰，達怡軒已叫他過來行禮，叫老伯，說：「這是第三個小兒，名叫元起。我前回帶了來，也同你們二世兄在一個學堂裡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所以叫他出來玩半天的。」任天然看著甚是歡喜，拉著他的手，問他：「幾歲？」

他說：「十二歲。」任天然又同他談了兩句，托他帶信叫任通，明兒午後請假到吉陸樓來。他也應了。任天然同達怡軒晚上吃酒，坐了一刻也就回到顧媚香家裡。剛剛坐下，王夢笙也來了，見了媚香望他笑著說道：「你今天怎麼請我？」媚香道：「不是今天請你吃酒？？」王夢笙道：「那是他請的，不能算，要你自己請請我。」媚香道：「叫我怎樣請你呢？」王夢笙道：「你是要做如嫂的人，那些吃饅頭吃餃子的話，我也不敢亂說。你現在好好的親自倒碗茶我喝喝，回來上了席，再好好的唱枝崑曲我聽聽，就是了。」媚香就趕緊拿只茶碗，措了措，倒了一碗茶，送與王夢笙，王夢笙道：「媚香真是可人。」就請了他娘來同他談定二千塊，一切在內，另外二百塊子下腳。任天然就托他找房子，王夢笙道：「不如就在我那邊罷，我那右首一個閣子，雖不大，還軒敞，好在你也不久住的，我也再等你幾天，一同回江西去罷。」任天然說：「甚好！甚好！」揀了十二月廿六的吉期過門，也不必用甚麼轎子，還是馬車過去最好。

大家商定，天已不早，就去催客。曹大錯已先來了，不多時客已到齊。任天然又添請了袁子仁，請他預備二千二百塊子，明日

交與媚香的娘。袁子仁望著媚香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媚香倒有點不好意思。上席之後，媚香果然唱了樓會的兩枝《賴畫眉》。

王夢笙望著媚香道：「你今天真是驀地相逢，喜欲狂了。」媚香望他一笑。次日午後，任通到棧裡見了任天然，說：「暑假考成，已升入頭班。」這兩天自然是大家輪流相請，到了佳期因為地方小，只得一桌客，好在就是這幾個熟人，也叫了任通回來，見了禮。裡頭卻是警文款待媚香。上海鋪設房間是最容易的事，大家也都送了些添妝。

到了冬月初間，任天然、王夢笙各帶了如君，同回九江。

臨上船的時候，任天然還同了顧媚香到他娘那裡轉了一轉。母女兩人談了一會，自不免灑淚而別。他娘說：「我也要另搬，這房子已轉租，給蘇州新來的一個先生。」任天然、顧媚香到了船上，王夢笙、警文已早上船。不多兩天到了九江。王夢笙同著警文回他丈人家裡。任天然帶了顧媚香，到家見了和氏夫人，參拜如儀。和氏夫人看他溫和柔軟，也甚喜歡。佩雲小姐同任逃都來見了。任天然說起不做官的話，和氏夫人道：「我前回勸你，就這道台也不必去做，你還不聽，這回你也想穿了。

你來信說要住泰州，我想也很好，吳親家也在那裡，我也先去看看媳婦呢。」又問愛姐兒近來長的好不好？達兒同他大約總還配對。任天然道：「怎麼不配對，兩個小夫妻要好得很，同我和你當日的情形也差不多。」和氏夫人道：「我沒看見當著這些兒女，還拿我開心。」說的合家皆笑。和氏夫人又道：「你出去討了個姨娘，我在家裡卻替你定了個媳婦。」任天然道：「那一家？逃兒才這點點，怎麼就替他定親？」和氏夫人就望著佩雲小姐道：「你抱來與爹爹看。」佩雲小姐就跑到東面廂樓，抱了一個剛滿月的小姑娘來。任天然看長的倒也粉妝玉琢的，忙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和氏夫人道：「這是你貴前任臬台大人的小姐。」任天然道：「難道是范星圃的遺腹女兒？」和氏夫人道：「可不是！你雖然同他老子不大合式，我可看他的娘實在好，雖是個沒有正名收房的丫頭。聽見他老爺不在的信，就要尋死，我聽海家姨太太說起，我特為去看他，曉得他要足月，好容易把他勸祝他說他活，必得要求那位把他老爺的靈柩扶回來。他那房東倒也好說，是願意去。他就在銀號裡取了二百銀子，托他去。前幾天才盤到的。我看他沒人照應，把他接過來，只望他養個兒子，那知還是個女兒。生下來我就安慰他說：『這也好，就定托我們逃兒罷。』他說：『只怕我們老爺不肯要。』我說：『這也不至於。』名字也是我取的，叫做貽芬。你看這個媳婦要不要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你肯做這種事體，那是好極了，我同范星圃也沒甚麼不對，不過因為他做官的心太熱，氣盛太甚，不大敢同他親近。今兒他身後如此，只此遺後孤星，我那有不看顧他的道理。我正要去訪問他，因為范星圃的把兄甘肅臬台賈端甫，在京裡抄出來一張范星圃的遺囑，托我交與他。這位姨太太也談到他的靈柩，我正想怎樣替他弄回來。現在既如此，那是很好。」就請這位范家的姨太太走了過來。任天然看他也不過二十左右的光景，長的也還端整。

見了禮，任天然就說道：「你們老爺有篇遺囑，是賈大人抄出來，在京托我奉交的。」說著就到房裡，在官箱內把賈端甫交的那張遺囑取了出來。和氏夫人曉得他識字不多，就接過來念與他聽。那姨太太聽著不由的珠淚紛紛。因為在任家不肯哭出聲來，那聲音也就咽咽的止不住，念完了說道：「我自從跟我們太太陪嫁過來，我們老爺沒有拿我當下賤的人看待，我吃那苦是應分的，他到臨死還記著，叫我怎負他？現在只求任大人想法子，派個人跟著我，把我們老爺太太的靈柩，送回杭州安葬，那我就死也瞑目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我們太太才說，已經同你生的小姑娘結了親，那是頂好的。我本想帶著家眷去逛逛西湖，這就順便送你們老爺太太的靈柩。回去我們預備住到泰州，你無人照應也就跟我們去同祝能夠在杭州找到你們老爺的本家，過繼一個兒子那就更好了。」解姨太太道：「任大人肯這樣相待，我們老爺在九泉之下也感激的，我這裡先謝謝。」說著就跪下去，任天然趕緊叫和氏夫人來拉，已經磕了兩個頭。又同顧姨太太見了禮。王夢笙同警文也過來聚了兩回，不久就回廬陵去了。任天然寫信托吳伯可找房子，在九江過年，接到回信說房子已經找穩，在陳家橋二月半邊。任天然就帶著家眷同那范家姨太太，撫了范星圃夫婦的靈柩，到了上海。把靈柩先盤過船，人卻都在長髮棧暫住，當晚就到一品香去吃大餐。范家姨太太拂不過和氏夫人的意，也只好同去。任天然又放馬車去把媚香的娘接了來。和氏夫人見他人甚和厚，也頗看得起，留他同吃大餐。媚香母女相見，自然要敘敘別情。他娘看見嫡庶相安，也甚歡慰。吃了大餐又到天仙去看了戲，然後回棧。次早叫人到梵王渡學堂，把任通同達怡軒的兒子一齊接了來，和氏夫人帶他們逛了張園、愚園，在長樂樓吃的晚飯，叫馬車送他兩個回學堂。他們仍舊去看戲，晚上和氏夫人私自問佩雲小姐：「這達少爺好不好？替你定了他要不要？」佩雲紅了臉，不肯說，那神氣之間卻甚願意。和氏夫人同任天然說。次日，達怡軒請任天然在張寶琴家吃酒，任天然叫了個同慶裡的黄素芬也很溫婉，是張寶琴薦的。席間任天然就同達怡軒當面提親，達怡軒說未免高攀，就托冒敦民、管通甫作媒，仍是請帖傳紅，達怡軒也用了一對金如意簪壓帖。任天然又同著全眷及范家姨太太逛了紡織廠、繅絲廠、造紙廠、自來水廠，又游了一次龍華。正是桃花大開的時候，風景甚佳。耽擱了有七八天才開船，是戴生昌拖送的。

到了杭州，借了江西知府唐府上一個湖莊暫祝把范星圃夫婦的靈柩，扶到他原配夫人的墳上合葬，所喜年山尚能找到他的本家，只有一個龍鐘老翁是范星圃的叔輩，孤身一人，竟無從替他立繼。杭州辦葬很費工夫。為這葬事在杭州住了有兩個多月。那孤山嶽墳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、張祠、左祠、蔣祠、高莊、淨寺、靈隱、韜光城、隍山這些名勝，和氏夫人、顧姨娘、佩雲小姐無不暢游。范家姨太太為料理葬事，有好幾處皆未能到，事畢僱了一個七艙南灣，卻不用輪船拖帶，過嘉興逛了落帆亭、煙雨樓，過蘇州逛了光邱、怡園、留園，過無錫逛了黃浦墩、慧泉山，過鎮江逛金焦二山，過揚州逛天寧寺、史公祠、小金山、平山堂。這一個月裡，佩雲小姐已跟顧媚香學會了幾枝昆曲，洞簫也學會了。每逢山明水秀的地方，月白風清的時候，就互相吹唱一曲，真有飄飄欲仙之意。到了泰州進了新宅，同吳伯可那邊自然內外皆互相過訪。吳太太也叫他女兒慧娟見了婆婆，也狠和順大方。隔了幾時，任天然在白米壘置了幾百畝田，又在海安典當裡拼了點股分，要想搬到白米鄉下去住，問大家願不願意？大家都喜歡，那逃兒更吵著說：「我會放牛！」近來這逃兒竟是他丈母家姨太太領著，同睡照料的也很週到。任天然就在白米鎮買了一所房子，重新改造改造。門前臨水種了十幾株垂楊，連著大門一帶矮牆裡邊，一個大院子五間正房，前後房皆極敞亮。西首小小的三間廳，後邊一個船廳，東首卻有一個支港，就引著水開了一個塘，種了些荷花，臨水造了一帶書房，均用的飛來椅。正房後面又是一進五開間，比正房房間略淺。東首另有一所小小的三間，兩廂房就與范家姨太太居祝這進院牆之外，就是廚房，那邊有個後門。出了後門一個大菜園。靠西首的做了菊畦，另有個門可通船廳，靠東首造了兩間佃房，兩間石角房。靠著後進住屋造了幾間倉。再後面是一片竹林，卻是本有的。和氏夫人同著媚香、佩雲小姐無事就自己去摘菜、澆花。范家姨太太有時也跟著玩玩。卻只有佩雲天足，走的爽快。任天然也常去看著耕田，學著釣魚。任逃是放了學就在菜園裡跑，看見牛就攀著角騎了上去。范家姨太太也在附近置了幾十畝田。又隔了一年，任通在梵王渡學堂卒業，回來完了姻。剛滿月，任天然接到管通甫的信，說是保子良觀察賞了四品京堂，放了英國欽差，奏調鄭琴舫作參贊，鄭琴舫卻保了任通去當翻譯，問他願不願？

任天然父子大喜，就趕緊復了信，親自送任通到上海，媚香因為足月不能隨去。

任天然到了卻好欽差出京，也彼此拜往應酬了幾天，送欽差動了身。任天然因年餘不到上海，大家留著盤桓盤桓，在黄素芬那裡也住過幾夜。此時正是九月，達怡軒已討了張寶琴，仍住在上海。這天，畢韻花邀他們到雙鳳堂看菊花山。任天然同黄素芬說起，黄素芬說：「你去喊個移茶，我替你挑個人。」

任天然道：「那我可要住夜的。」黄素芬道：「那管你呢。」

到了雙鳳堂，果然替他挑了一個叫做藍才保。任天然看他雖然是個鳳騷態度，卻還有點閨閣規模。想來是個大家出身，心中頗為詫異。達怡軒叫的一個叫霍雙玉，一張小園臉兒，也覺得似乎在那裡見過。兩人說起互相猜度，達怡軒道：「管他呢！

今天我們預備幾塊錢住在這裡，這個迷團就破了。」任天然問那藍才保，細詰家世，說是廣東人姓譚，老子也做過藩台，因為上了一個小家人的當，有了肚子逃到上海，被他賣到這堂子裡的。任天然才曉得，就是那想他三千銀子沒有到手，把他無故撒任的那位譚方伯的令媛。這一夜風流，也算替他老翁消除冤債，思之不禁悚然。第二天，問起達怡軒，才知那霍雙玉就是要廉訪的愛姬小雙子，兩人不勝浩歎，不再去問津。那兩個還以為他們是向來在書寓裡走慣的，不肯常到這公二堂小走動，不知他們卻別有感

慨。

任天然玩了一個多月回到泰州，媚香已舉一男，取名任遲號叫季緩。任天然同媚香說起張寶琴嫁了達怡軒，媚香也狠代為歡慰。又同和氏夫人談到譚藩台的小姐流落在公二堂子裡，和氏夫人道：「我看著這些做官的，實在可怕，所以才勸你急流勇退。」這年冬天，任達來書已得一子，他也進了高等學堂。

又隔了三年，任通回一居然保了一個四品銜分省同知。任天然因他年紀太輕，不讓他出去稟到。正在家中閒坐，忽接到達怡軒、王夢笙兩人來信，說九南鐵路告成，夢笙已可卸肩，約他帶著如君同到上海小聚，幾時再去游那嵩岳。並說兩人同住永吉裡，房屋甚寬大，懸榻以待。任天然甚為高興。那遲兒斷乳之後，因為嫡母喜歡，倒不甚戀他親娘，也就留在家中。任天然帶了媚香同到上海，逕到夢笙、怡軒的公館同祝這三位姨太太久別重見，自然也有一番歡慶。任天然又去拜了那班熟朋友，爭著要替他接風。這天卻是曹大錯請在楊燕如家，席間還是這些熟人，叫的信人，日子久了自必有些更換。

書已快完，那無關緊要的也不再去鋪敘。管通甫卻因文亞仙新近嫁了人，叫的是他姪女兒文媛媛。聽見他們叫任大人，他就問道：「任大人你從那裡來的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打泰州來的。」那文媛媛不知不覺說了句有個任仲激，說到這裡一想不好，趕緊縮祝任天然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」文媛媛也不敢響。管通甫道：「哼！你這可闖了禍了，你曉得任仲激是任大人的甚麼人？」文媛媛低低的問道：「可是他的少爺？」

管通甫道：「怎麼不是？」文媛媛又問管通甫道：「可要緊的。」

任天然就接口道：「怎麼不要緊？我回去要打他手心的，不但要打他還要打你的呢。」管通甫就拉著文媛媛的手道：「請打。」

任天然道：「我這回不打，等他到了我家裡再打不遲。」文媛媛聽了說道：「可是真的，那麼情願先打了我，可要到任大人家裡去的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你怎麼肯去，我是個鄉下人。」文媛媛道：「我不管，我是一定要到任大人家裡去的了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你娘也不肯。」文媛媛道：「只要王大人說一說，我娘沒有不肯的。管大人在我家裡請你們幾位大人，王大人替我說說罷。」翻著管通甫：「明天就請！」管通甫道：「這才奇怪，你想嫁任二少爺，卻叫我請客，我才不冤，我還要吃醋呢？」

文媛媛道：「我同你是規規矩矩的，你有甚麼醋吃？」管通甫道：「那麼你同任二少爺是不規矩的了？」文媛媛紅了臉要哭，管通甫只得答應了才罷。第二天，主客到齊偏偏他娘有事出去，等到坐了半天席，他娘才來，他一見面就說：「娘你同王大人說（口虐），再一會，檯面要散了。」他娘說道：「我沒看見過你這同瘋子一樣的，要是做了人家的討人，豈不被人家打死？」

就向王夢笙道：「他今天早上就追著我，王大人可以做做好事，同任大人說說罷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可以是沒甚不可以，但是同我說有甚麼用呢？」文媛媛道：「怎麼沒用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答應了，還要我們二少爺願意，還要他的少奶奶願意，這件事是大家願意才行的。譬如我想討素芬，我倒願意，他不，也是沒法。」花素芬道：「你又扯上我，我幾時說過不願意的，我前倒回同你商量，你說家裡有媚香，叫我在外頭陪陪你，不必定見跟到家裡，我才暫時不談的。既然你說我不願意，我今天回去就除牌子。」任天然趕緊陪陪道：「是我說錯，算我不願意，不怪你。」文媛媛道：「我只要任大人你答應一聲，二少爺的事，你不要管，那在我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我就答應好不好？」

文媛媛道：「你要給我點東西做過憑據，我才好同二少爺說呢。」

任天然被逼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我身邊沒有，你明兒到我公館裡再與你罷。但是我家那個姨太太脾氣大得狠，你可要小心，一個不好，他就要打的。」花素芬道：「不要聽他，那媚香阿姊好得狠呢，連他家太太都是再好沒有。那年過上海叫我去玩了兩三天呢。」文媛媛道：「我也聽說媚香阿姊最好的。」他娘說道：「你想嫁任二少爺，怎麼好叫媚香阿姊呢？」文媛媛臉一紅道：「那麼叫阿姊罷。」席散王夢笙、達怡軒、任天然回到家裡，三位姨太太正在一處談心，他們都是同自家弟兄一樣，沒甚避忌的，一齊進來說起文媛媛的事，大家都笑，媚香道：「我們老爺那一回帶著他二少爺到我家來，第二次到上海又帶著他大少爺到我家來，已經少見的了。這回索性自家替少爺在堂子裡定姨太太，更是上海灘上沒有聽見過的事。」次日午後，文媛媛來了。媚香也甚愛他。警文、張寶琴也都說好。

媚香取了一個羊脂玉的雙魚與他說：「這是當日任大人與我的，現在送了你罷。」文媛媛歡欣，拜受而去。後來，任仲征究竟討了文媛媛沒有，這部書上也就去敘他。有高興做續編的人，讓他再去說罷。

隔了幾天，三人收拾動身，去游嵩岳。上船的這天，三位姨太太都在萬年壽吃了番菜，在群仙看戲。江志游、冒穀民、曹大錯、畢韻花、祝辰康、管通甫，在長樂意替他們三位錢。

八點鐘入座，淺斟細酌，吃的功夫最久，席間管通甫說道：「我們逍遙海上已覺得是地闊天空，然而尚須終日的忙忙碌碌，做那些無味的事，離不開這個地方。像你們三位拋卻了紫綬緋魚，做了個閒雲野鶴，各攜豔侶到處遨遊，真要算個地行散仙了。」江志游道：「天下的人，心地果能乾淨，任隨皆可裕如，我不受人的束縛，人自不能束縛我，其權原操之在己。」冒穀民道：「唉！狐鼠憑城，趨麟匿影，燕雀巢幕，鸞鶴高翔，那是自然的道理，不過醉夢者自知竊位，明哲者專事保身，試問這四萬萬同胞更有何人援手，怎能破除障礙，爭脫藩籬，還我天之權，一享人生幸福呢？」王夢笙道：「我們這幾個人既乏長才，又無大志，即使不見機而作，也不過隨波逐流，自知無補於世，無益於人，所以才作這個生計思想的。」冒穀民道：「我也曉得你們幾位，是一腔熱血滿腹，牢騷揮灑，無從險難遭轉，把那激烈化為和平，悲歌易為嘯傲，斬關撤手忽淚抽身，以迷花醉月之情，寓醇酒婦人之意，接與薦蕘，乃天下熱腸人，劉鐘陶杯真千古傷心事。」曹大錯道：「你想他們既不能踢翻鸚州，搥碎黃鶴樓，放出那破壞的手段，又不能掃除明鏡台，悟徹菩提樹，練就那寂滅的胸襟，具此性靈生此世界，除掉怡情風月，放浪江湖更叫他們做些甚麼事業呢？」畢韻花道：「赤鬆長逝，青田見疑，射虎不封，騎驢終老，載稽簡策，從益啼噓，曠古已然，於今為烈，我所以秉這枝秀筆者，半笏殘骨，只做個花國董狐，酒場柱史，不使那盛衰興廢的事繞我筆端，就是為此。」祝辰康道：「天下事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這是必然之理，你看這地球繞那日輪豈是容易的事？並沒有人去用力推移他，也自然會得循環輪轉，又何必替古人擔憂，為來者設慮？我看只要修得到彭祖高年，總會見得到太平景象的。」管通甫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他們三位姨太太在戲館裡等久了，我們也去看看，就好送他們上船罷。今天怕的潮水早。」大家一齊喊：「拿乾稀飯！」胡亂吃了點，走到對過定的包廂裡，那戲台上，正袍笏雍容，笙歌婉轉，唱那長生樂呢。看了一出，達怡軒說：「我們早點上船罷。」一齊回到船上，又談了一會，聽見放了兩遍氣。管通甫、江志游、冒穀民、曹大錯、畢韻花、祝辰康，起身說了句：「順風順風，再會再會。」一齊登岸。

任天然、達怡軒、王夢笙三人在欄杆面前看他們各自上車。警文、媚香、寶琴也都出來看著開船。只聽得氣笛一聲，便見那雙輪轉雲漸漸的離了岸了。轉過頭來看那滿江燈火照著，這激灑波光真如萬道金蛇，炫耀奪目。又走了一會，清風徐來，煙波浩淼，各人皆覺得心曠神怡。正是：利鎖名韉能解脫，江天海國自寬閒。

他們這些人不知半來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